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蟬史 卷之十 葛琵琶壁間行刺

見其髮禿，每思參政魚頭；笑則唇翻，遂謂公孫蠶尾。不信相公之蝨，腹最輪口；徒聞主簿之蟲，背俱芒刺。承隲、煒言曰：「王所恃者鮮帥也，不聞噩王之壞師乎？能佈雷陣，擊遁漢營砭針二師，非特土蚓之擒水族，土牛之軍門，依傍邪宗，刻畫詭技也。然而臂不能保乃逃其身，鮮帥遍體摧殘，而身尚桎梏，則誅無所逃也。王其訪之？」艦駭且懼曰：「鮮帥雖未還，其法絕地通天，孰得而拘囚之，一困至此。」兩人笑曰：「王徒信心不過，不屑闕疑，恐漢營無能者，何不與屢敗來奔之親家計之？」艦知其詭計，且侵已也。適噩出，揖兩人曰：「吾舅分手，棄之如遺。公主曷歸，不我恤矣！」承隲灑淚曰：「以待大王之歸漢耳，吾妹肯事他人哉！」噩亦泣，艦平日性善疑，至是歎曰：「親家夫人，為親家歸漢；吾之大帥，為親家死漢，歸者義不忍忘，則死者冤無可訴矣。傷哉！」噩曰：「親家不忍於其將，而謂吾忍於其妻乎？」隲慚甚，轉訕笑曰：「子女為人所戮，曾未一圖報，而戀戀於出奔之婦人，信乎愚不可及！」噩曰：「國破家亡，非愚不至此，不識親家能無恙耶？殺人用獸，雖猛何為，大帥所樹之風聲，不過爾爾，想時事亦可知矣。」艦怒曰：「吾家國尚存，無惑乎人之以敗亡驕我，竟使同盡，亦非歸漢之夫不先妻者，所可同軌而並驅也。夫窮蹙來歸，誠重以樂王之請，吾自念吾女，因痛其夫，至親家之情，則無如虎視山莊，爭而不讓之故事耳，忍相容乎？」噩大憤，苗人有試馬者，取其鞭躍而上，出帳外曰：「走死不合投無道之親。」艦拱手送曰：「逃生寧徒作喪家之狗？」承隲煒勸曰：「混茫之世，半是空花；蠻觸之場，誰為樂土。大王去茲適彼，未審定居，由昔視今，都遭奇困，方當寄之轅下，喘以圖安；何復行於淖中，號而及難。」噩曰：「舅謂彌天著箴，有翼難飛；裂地成濤，無鱗不沒。然吾盱衡已久，竄徒何常。誓將托跡黃公，殉居官之五瘴；傾心黑子，甘受苦以三途。由是而之焉。不知其死所，實為世快，不令卿悲。」

遂策馬徑去。不十里，道逢樂般，各下馬。般問：「何往？」噩告以「將投黃苗蚌王，如不相納，則投黑苗王耳。」般曰：「王固無成，不留大王以自固，鮮椰子果堪待耶？」噩曰：「鮮已就擒，艦立待斃，王何必更通青黑之好？」般曰：「彼如是其待至戚也，吾固將報之。」噩揮淚自投黃苗，般返青苗營。見承隲煒笑曰：「兩君將以敗噩之道敗艦耶？」兩人曰：「噩王見吾等而過悲，主人遽有責言，遂致拂衣去。或遷其怒，當榜我兩人，願君策救也。先是待命三日，未呼人，恐目前且不測矣。」

是日，艦果命健苗縛兩人進，擲之階下，艦責曰：「無端而進豔妻，何故而為降將？悲詞而聞我戚好，危論以長彼寇仇。在漢逞奸，於苗流毒，可分割也，其立鞭之！」健卒將施楚，或報樂般還。呼使坐，問曰：「始王父子以鮮帥言，往家為吾連兵，王子何往哉？而吾帥為漢將所拘，殊無生望矣。故吾處置二囚以消其積懣。」般曰：「中途失吾子，當有神人招之，第不久自返，二囚從漢營來，將憇惠吾王以求富貴，兵戈之時，無賴人往往有此想，與其撻而誅之，無寧留其一，遣其一，能出鮮帥於厄，吾計未疏也。」艦憬然悟，命停鞭，問：「孰往漢營。致歸鮮帥之辭？孰在吾營，坐激噩王之罪？」承隲曰：「我非苟活，請即歸。」煒曰：「我實無能，願為質。」艦遂留煒而遣承隲。還問樂般曰：「郡王其助我乎？」對曰：「彼自攻黔州，甘總帥來援，此一戰也，成敗之機決焉，求助之不暇而何乃助人也。」艦曰：「然則絕我乎？」對曰：「諸苗各不相顧，乃漢之利也，我無策而棄噩王，為他邦所不齒，郡王有雄心者，肯蹈我之覆轍，而視我為噩王乎？」艦曰：「勿勿勿絕，吾能自守亦不懼，此時我兵畏漢將如真虎，彼視我兵為真羊，行就吞噬矣。能無懼乎？」般出所記童謠示艦云：

當靜當靜，紅花入靛青不定。火龍無明兩目病，佩韋火人刀其頸，草長東門魚骨淨。

艦諦審移時，乃曰：「青不定者。分明指吾不成為靛也。中二語不易解，草長東門，又似青青者仍旺矣。」般曰：「占繇惟左氏浮誇，乃至句描字繪，無不奇應，謠言何足深察？」且又有謠云：

不默不默，鼓犴聲應澤國。九鳥還遭四熊食，亥土仍為卯木猪，報導黠奴休吐墨。」

艦不解，般曰：「以愚測之，『不默者』黑不大也。次句是其姓名，以下未詳，末句似言黑未必吉，且旋歸土也。」艦曰：「數已定矣，我雖無外援，亦當自為備。」一日承隲至，述司馬季孫語，椰子之傳艦王者，尚有山陵陣，俟其演完而吾不能破，便脫椰子歸耳。艦大喜曰：「吾始者不宜過怯，能事遂忘，今漢將啟之。其必鮮帥之大揚吾威矣。」乃出紙旗七，分苗兵為八門，而虛其一處，命般守內營，煒執戟侍左右，謂煒曰：「此陣不捷，汝亦自歸。若漢兵敗，論功以汝為首。」煒致謝。

漢營見佈陣奇詭，以告於正參。木蘭及矩兒獷兒皆出視，正參曰：「八陣而少一旗何也？」木蘭曰：「無旗處即是死門，山陵皆以水為根，此門水源所出，實生山陵，故以彼之生地，為我之死地。」矩兒曰：「然則弟先躍入，非置之死地而後生乎？」正參曰：「小將軍神勇，必能先入此門，幸即臥地為伏，伺妖物之出，因而擊之，陣自亂矣。」矩兒自去，木蘭入休門，獷兒入驚門。艦呼烏一聲，四天忽下黃雪，不見苗卒一人。雪中走碎珠，融結為山陵，漢兵皆沒其內。矩兒所臥之地，其下蠕蠕動，兩物有翅足無頭目，初如箕，出地漸大，飛起作裂帛聲。即發二矢連斃之，餘不復起。木蘭獷兒陷山中，俱誦解咒，僅以身出。艦立處無雪，復呼烏如前，有大雕如車輪下啄，將士頭腦盡破，餐血髓焉。煒大驚，問艦曰：「王何術之神耶？」艦笑曰：「非真也！」探懷中出畫雕將復放。煒出不意，抽戟刺其喉透之。艦倒地，狀如青狼。術已破，雪山忽解，若土崩之聲。漢兵鼓勇，殲苗卒過半，降者尚萬餘人，為首則噩王兒婦汕妮，為薩刺之妻，餘皆紅苗之人改衣甲者也。慕煒以艦還首歸獻，獷兒慮其父不武，為漢兵所誤及，變大鳥，飛樂王側伺之。果有飛矢蝗集，鼓翼扇之，矢墮地。般知烏異，跨之起，騰歸漢營。矩兒呼曰：「弟可憐慈烏反哺也！」般見獷兒復其形，徐吟曰：

漢將作仙苗作孽，天人騎鶴我騎烏。

不曾翼子歌豐芒，自有家禽特地殊。

木蘭呼巨雷五，震鮮椰子於檻中，土獸之骨，殆同於煨□矣。正參使常越以捷報總帥，上諸將功。總帥手書慰藉，兼調援兵云：

天女之擒鮮妖，如東漢昆陽之戰，戮長人巨毋霸矣。皓眊於此時束身歸命，則殺之不祥，留之為患，誠使撫剿兩途，俱不能盡善。正參激使為山陵之陣，而後賊之計蹙。吾之智長，無論我兵遂勝，即敗矣，猶將復之。慕煒居其肘腋，獲彼頭顱，曠世奇功，惟丈夫所樹立，不其偉哉。樂王父子，設謀宣力，雖韜發六丁之秘，遁窮五獄之形，恐未足以語此。三女餽妖，矩兒陷陣，與杜進士之履險，金軍門之歿寧，皆生而與國俱榮，死不與苗同盡者也。苗婦汕妮，給事慶喜，合意守雌，免於夜哭。且虛號婦姑，必無勃溪矣。降苗萬餘人，再投而歸漢，歷艱辛，須就鍵達，可簡其精壯數千，以實吾旅，餘則安插江苗故寨，分用其尤統之，庶無反側。夫青苗之役，吾將入告帝廷。論功行賞，而黑苗之事，莫棘手於此時，正參其率全師以當一面。猶恐枋頭敗績，桓宣武竟難為情；北邙合圍，史思明不知所懼。豈非千慮之得失。智愚亦同盡耶。軍中事多怪而言不經，狀委蛇則以為生，鑿混沌又疑其死，戾氣之乘，待陽和而始除也。故不欲傳疑以驚聽聽，援兵分三進，樂王父子先之，正參與天女次之，李節使以矩兒及四女，杜承猷慕煒又次之。常越沙明鄔鬱，前後雜探不以次。

季孫謂李節使曰：「總帥憂盡於書，兵事有不可終日之勢。請依次赴援，謹如來令。」樂王父子先行。獷兒問曰：「黑苗何惡，而總帥疾痛之深也！」般曰：「向未嘗與兒數典，則五苗之譜牒，何自知之？我家姓氏，顯於春秋，封號榮於七國，及邁種德於吾，為西川文學，非真白苗之裔，香火廩君者也。若黃苗以死鹿瘞白茅下，經歲復生，與水精合而孕育，遂有人種，其女多夭，其男多壽，人家建鹿洞雲，青苗則草木之怪，變女子以交於土狗而生，代為妖邪所憑，如莎雞蟋蟀，一物而名隨時異矣。紅苗乃赤蛤蟆化人與虹精媾，既生子，虹精以法壓蛤蟆於井，越數傳而至青氣之父，為野人所誅鋤。青氣十歲，報父仇而自立，紅苗附之。黑苗之先，即唐堯時洞庭之修蛇，被斬而骨為邱陵，其魂鬱結於大澤之濱，附六居淫狐，遂強使交而有子，上世常以三十歲為

人，過此則變蛇相，托於巫者。塑蛇神形，置野廟，居人入山者，輒祀豕蹄，為其家捍水火盜賊之患，又五世而子孫為人後，不復蛇相，潛約村寨，自長其地，在楚者曰烏鬼。祠蛇祖，少陵詩所謂『家家養烏鬼』是也。別派在粵者曰蛋人，明乎人而蛇蛋所出，在滇者曰黑鬘督，時鬘氏為南蠻太守。曾入朝，其部滋大，今鄱餘又修蛇骨中之蛆，化為巨鬼，感運而起，欲與代興者，總帥而能無懼乎？」獮兒曰：「阿父前在黑苗中，見其兵將矣。易窮者鬼之變態，難測者苗之幻情，能以情餌苗，亦可以態攝鬼也。」般曰：「彼所恃者，金銀銅鐵錫五魔，以其偽妃鳩盤孤領之。號曰鉛母，先不肯援艦，即五魔倡其說，而鳩立主之。且其魔善以耳聽，遠及百里，只如床下之蟻，總帥機雖密，如屬垣何？」獮兒曰：「聽主於收，金之用也。」時父子就野帳宿，聞空中語曰：甘鼎命惡，三日被縛。桑梓運枯，同時為俘。樂般趁夜光，獮兒棄刀槍，迎取半天羅大王。

獮兒急起，隨般出帳外視之，白光如銀河，下垂至地，則草木盡然火。父子鞠躬屏息以伺其神，仰見光中立一巨人，吹氣作火炬，照耀其身，遍體若漆，大吼曰：「爾耶兒識誰某耶？」般曰：「羅大王！」其神怒，噴炬下焚，將及般頭面。獮兒呼曰：「老羅安敢凌阿父哉？」伏弩十二並發，炬隨滅。神益怒，叱咤曰：「小兒竟破吾未濟之火水，頑哉！」伸一足蹴地，般父子俱陷。將及泉，獮兒握父手咒曰：

戒湧水，勿些子，浸仙官者地靈死。

遂有物穿一孔，得負於背，飛而出，指道旁樹，化小屋一椽，置般坐其下。獮兒拔神劍斷神足，神笑曰：「小兒太憨，吾足豈如啞喻之臂，而可割耶？」出一手撮獮兒頂發，竟提起。獮兒急變為異色貓。神即納之袖中，貓不能遁。呼曰：「悶悶，盍出我而處置之。」神又笑曰：「我更無別法處置兒也，悶而不已，可變為」中蝨耳。」獮兒曰：「非敢抗天人，吾父子不解稱謂，窘辱之何為也哉？」神曰：「汝師且呼我為能火四天王，汝父子乃質而言之，敢為直斥也。」獮兒謝曰：「誠苦不知，天王善於真人，何復欺其弟子？」神又曰：「憨兒，甘鼎見吾，皮骨當自裂。故顯形於中途，待汝父子虔致也，吾以汝師約，來滅鳩盤孤，惟憂戰既酣，恐不免驚死人畜，當得愆尤，甘鼎何以饑我。」獮兒曰：「功成後，令於軍中，勿搜山，勿獵野何如？」神悅曰：「果爾，吾豈拯人之急，而故有難色者哉。」白光忽斂，巨人杳然，大風雨及曉。獮兒以手指小屋仍化為樹，父子還話帳中，般曰：「令兵士赴大營，吾父子問道去，稍不張皇，冀有所訪。」獮兒稱是，入山行過小墟市，酒旗開處，飲者若狂。獮兒請入憩，見堂東隅一人彈琵琶，唱黔中裡曲，坐而傾耳者將百人，唱《寄生草》云：

列辟安天下，群苗自一家。募兵不給村人價，招降反被蠻人罵。搜山不顧逃人怕，只希圖勒碑塞上姓名真，誰知道懸竿城下頭顱假。

曲未終，一人拍案叫曰：「官兵如是，苗安得平？」眾人皆病此人多言，將逐之出。獮兒亟告其父曰：「此人形容，疑即明副參也，何為在坐？」般於人叢中曳出現之，果化醇矣。問：「一兄何以聞歌而大聲疾呼？且又何暇有旗亭之興？」化醇曰：「吾弟不知大營之事乎？前者黑苗索戰，總帥與從事登小山覘其軍容，立馬之次，隨地泛水銀，上湧數尺，人馬皆為裹去。馮大師視鏡中，知總帥與從事為鳩婦所陷，置之鉛母穴中而實不能害，吾不得已，縱步獨行，訪賢父子而告以危狀耳。」獮兒曰：「雖危不足慮，兒自奔救。阿父從副參緩還。」即飛去。化醇與般共坐，聽琵琶曲終，酒人轟然散盡。兩人呼琵琶客與酌，其人忻然至。詢其裡居姓名，答曰：「故南燕人，因隨羊三尹宦於湖南，移家播州，身為葛天民，以技為字，又號葛琵琶也。」兩人見其腹大，謂曰：「應有無數正變宮徵之音，蟠結乎其中，碩大且膨者，斯之謂樂府矣。有是腹者，名琵琶也固宜。」天民笑曰：「此中與其為赤心，毋寧為鱗甲，僕每憂思感喟，有不釋然於今日用兵之師武者，輒制北調數闕，借琵琶以激發之，平生練習武事，能以毫尖利鋒鉤刺人，百不失一，惜知己之希也，無試以功者，而曰吾鋒可用，縱非誑世，信者誰乎？」化醇曰：「我等實甘總帥之幕官，君能以琵琶劍術從我游乎？似不虛此大肚皮中好肝膽也。」天民再拜曰：「君苟以青眼相屬，琵琶腹安知負人乎？」般曰：「一兄得懷智，洵可賀矣。」於是葛天民為化醇門下士，歸漢營焉。

馮知古見樂般問曰：「途中有駭遇否？」般曰：「何以知之？」知古曰：「千里之形，無日不鏡，尚不能獲主帥於未事之先，致有三日困，王子聞而往救，適應其期，羅大王之來，我軍宜避。蓋以火銷金，順布之功固奇；以水濟火，逆行之力尤猛。不待總帥還先退屯三十里可也。」又私問化醇曰：「副參之後伊何人？」化醇以所得士告，知古曰：「嗚呼！噫嘻！今而後或予毒也已，宜謹嚴於夜，俟兩室至，則無憂矣。」化醇諾之。

司馬季孫至營，告樂般曰：「王子大能了事，知總帥被陷，遣日遊神奔告於天女，邀以半途相助。故天女往而吾始來，機警誰能似也？」知古以退屯之計告，季孫乃下令曰：「總帥已出險，駐三十里外誘黑苗。」將士移營無敢遲者。才立營畢，木蘭獮兒果以此時隨總帥從事還，季孫亦不自解其何以暗合也。眾將見總帥，喜極出涕。甘君奏於朝，自請貶秩云：

臣鼎走噩青氣，戮皓眊，屢奉溫語慰勞，將貪天之功，付史館記載，臣不禁汗流心栗。與諸將士激勇勳忠，以求蕩平逆命之徒，為疥癩小民，除死肌而動生脈，則九重焦慮，稍冀萬一之可寬。乃臣罔戒於心，勿懼於事，輕身窺賊，為苗婦鳩盤孤所欺，無端地出水銀，將以臣為齏粉，與從事桑梓，幽於鉛穴，臣當死而不死，負國家也。而小冠軍使臣樂世治，借敕封天女臣鄺仲離，突入鉛穴中，神明變通，鼓蕩靈氣，七十二斧鑿以破鉛，一百八珠璣以投穴，又復掃當墟之魅，擒入冶之妖，穴漏鉛霏，而臣與滓獲返。臣之不當生而竟生，辱三軍也。乞如季漢故事，軍師亮貶秩三級以觀後效，如再有折挫，何顏齒上方之劍？臣命世治仲離等，先寸磔臣以苗齒，不當更有曉曉請罪之事矣。臣鼎死罪謹奏。

季孫歎曰：「總帥真有諸葛君名士風，不特步趨前而已。」樂般謂獮兒曰：「羅大王如何滅妖鬼，兒其往覘。」木蘭亦呼矩兒曰：「彼可往，吾姊弟亦可往。」矩兒曰：「吾不能飛騰，須踏刺錦，便得三人行也。」一時俱去。獮兒曰：「我先候老羅而激之，木蘭矩兒倚雲而待。」獮兒變為苗卒，見鳩婦指揮五魔曰：「甘鼎逃去，助惡者方來，未可測也，諸帥盍偃息以誘之？」金魔請曰：「某黃金曾鑄無字印，能奪天神之聰明，若伏印於土中，而攝之入土，將安逃乎？」鐵魔曰：「某黑金曾鑄無常鏈，能降天獄之煩惱，若置鏈於水中，而引之入水，亦易獲也。」銀魔亦曰：「某赤金曾熔脫底甕，能收人海之精爽，若埋甕於火中，而延之就火，不易盡耶。」銅錫二魔亦曰：「某青金某白金，或稱為井，或號為山，可以消變合之源，雜剛柔之氣。若井移樹底，山隱劍頭而互擾之，迷復之凶，不難見耳。」鳩婦所捧鉛母，黑而光明，以之點畫四旁，日月東西，而一營皆暗。獮兒急飛起，見大水汨汨，如潮之來。羅大王坐水上呼曰：「憨兒何為復相遊耶？」獮兒曰：「鳩婦知天王將至，遣其黨四伏而潛繫之，敢以告。」羅大吼曰：「是何言，兒從我坐，觀我之威。」言訖，水益泛濫，延及山村，盡化為烈火，所過無餘燼。及黑苗營，水漸縮，火亦柔焉。獮兒躍起，與木蘭矩兒並立雲際。木蘭袖出一草蛇投水中。羅捕之，食指為蛇所刺，呼曰：「何妖之來，使草噬我？」獮兒遙答曰：「吾漢營中天女狡獪之術，天王何容心哉！」羅責曰：「不以術他試而戲老夫耶！然借爾戲具，亦正無不可。」乃捉蛇吞之，復吐出為千百蛇攪苗寨。鳩婦勿能忍，捧鉛母收蛇，只如菰蒲之斷葉耳。五魔各出秘物相餌，羅見大樹橫路，鉤之以足，遂露銅井，蒸氣刺鼻，噴嚏落井中，聲如雷。銅魔之死軀上浮，而井不見。又見半截劍插地，以手力拔，隨現小山，乃錫箔所成，旁裂石髓，觸手則肉爛。羅以氣呵之，山竟灰飛，錫魔亦煙滅。旋渡水行，有巨鏈牽其身，束縛成繭。羅殊不耐，溺火丈餘，熔巨鏈輒斷。銀魔跪拜乞命，因而鎖繫之以付天獄，稍倦欲憩，道旁見大甕一，將容百餘石。羅初不措意，不覺湧身入，竟墮入海。海中出陰火，獸之乃盡塵沙，萬人俱陷，有將滅頂者，有及腰脊者，僅沒其踝骨。則寥寥無幾人。羅笑曰：「愚砧，恐沉溺死，無人救耳。」忽有介士吆喝云：「貝令公來，野人宜避。」羅視令公，白面紫髯，兩手各持一戈，壯士橫十戈，如欲戰鬥，謂羅曰：「君野人，胡蹈死地，降我猶不失為平仲御者，足高氣揚也。」羅曰：「吾視爾奴，橫行海上，雖倦不能寢其皮，雖饑不能食其肉矣。」貝令公微哂曰：「君已入甕，雖健者其可出耶。」命在旁壯士，以十戈攻羅，而身倚兩戈督戰。羅兩手持沙為一大錢擲空中，群戈為錢孔所收納，十壯士皆敗。貝令公自揮兩戈，羅奪而藉之如折筍，貝令公逃，羅將上騰，甕有蓋如圓笠，爰挺其身，橫丈餘，縱倍之。甕之長短大小悉與為附，不得已，役射工蟲無數，以矢穿甕得萬孔。羅齧舌出血水，灑甕若驟雨。聞天邊鬼哭云：「守

死且破家矣。」甕破裂作冰介文，銀魔但閉目不語。羆將執之，化赤鼠百餘頭奔走。羆又蹙口作嘯聲，水隨足湧，地中見四方物出，黃色映射，逼近羆身，竟不能轉側，移時始見大斛懸半天。獼兒呼曰：「天王而為天印所鈐耶？」羆答曰：「斯印也，勳名中人為所籠罩，於我何有焉。」急以頭撞其印，印裂為四，砌羆於其中。羆拔頸毛變四木擊之，忽駕黃虬一天官，停於中央，謂羆曰：「汝以為於印無緣乎？能火四天王之封號，非此印不能下矣。」羆曰：「印以頒賞，非示罰也，吾受賞不受罰者，而困我若此。豈天心哉！」駕火輪逐黃虬，天官拂袖徑去。金魔從後言曰：「老羆雖當道，吾富貴自在也。」遁無影。

鳩盤孤見五魔無功，傾鉛母丹三十六布六方，為六六之陣。羆火輪無燄，蓋鉛母吸水如轆轤，水已竭，火遂亡也。羆仰天歎歎者七，則摩天巨刃，若有人懸之天上者，鉛母三十六，各作呦呦聲。刃下而橫掃，鳩婦捧鉛母立乎其上，呼軍中曰：「歸語大王，妾以死報矣。」水為飛瀑，火若炎岡，黑苗殲且盡，郿餘痛鳩盤孤之死，披髮復巨鬼形，投烏蠻江云。羆謂獼兒曰：「告甘鼎，為予儺業。」遂騰空去。樂般曰：「黑苗之童謠，九鳥四羆一語驗矣。然郿餘雖遁，尚恐招邀報怨之徒，周防之不可以已。」有來告者云：「第三進李節使杜承隲，為瑤人所劫。矩兒慕煒及四女分道求之，故至今未至也。」瑪知古曰：「後至即亦無妨，副參夢惡臥病，此時當愈矣。盍視之？」總帥如獼兒所請，為羆神儺業，命木蘭獼兒，往援矩兒及四女。知古與燭生季孫般，入化醇室，病已痊可，化醇曰：「採兒等料不至陷賊中，諸友視吾，適黑苗事稍戢，正吾輩雅歌投壺之時，葛琵琶聊佐小飲，總帥豈不謂然乎？」燭生曰：「吾昨夜占爻需於酒食，正今日事也。而副參或不宜者何歟。」化醇曰：「卜晝而不卜夜，則新愈者無患矣。」知古領之。有頃，總帥亦至，曰：「琵琶新聲，不宜彈舊曲，請為闔，拈一人填詞調，以譜曲而歌之何如？」於是為六詞調闔，拈得《望江南》小令六首，為六人闔。瑪知古拈實，曰：「吾徒能外邦之競響，而輒仿中土之諧音，妄嗤畫壁之奴，雅效吹篴之婢，誠貽戚也，豈用長乎？」遂填詞云：

蠻荒地，有盜竟如毛。少喜城頭鳴鼓角，多疑木末隱弓刀，汗雨灑征袍。
艾夷事，天以屬將軍。一路猖獗歸逝水，千年瘴母掃浮雲，不獨戰書勦。
從徵者，彷彿是仙班。特遣星精安日角，都將月魄付雲鬟。駭絕五溪蠻。
驚人事，不要紀凌煙。神將特驕由客薦，蠓兒能戲得師傳，短李故真仙。
青苗死，猶道黑苗生。始賴耿恭為漢將，終愁孟獲借蠻兵，歧路好分明。
吾徒飲，興盡各加餐。露布有才應疾作，琵琶無怨莫輕彈，何處判悲歡。

填畢，以付天詞，詞既清新，彈亦凄切。化醇屬五人飲，總帥復與四人還酌化醇，並賜天民酒。置琵琶於幾，立飲告盡。還獻爵於主客，總帥謂燭生曰：「今茲之飲，何如鴨子澳中，定針墟上，吾與從事及二溜，行令作歌乎？」燭生曰：「前者令主乎俚，歌從其泛。今在師中，殊謹於紀律矣。」總帥曰：「爾時二溜，亦甚得雅趣。」呼常越沙明人，各酌數觥，復溯前興。二人並舉杯上總帥曰：「海濱會飲，彌罄其歡，帳下分醪，益榮所遇也。」季孫亦起酌曰：「萬里橋邊之對飲，不過兩人，斯則泛五紅蓮，依一綠渚，叨陪雅集，靡佐膚功，魚魚鹿鹿之幾年，轉瞬已成今昔，始歎酒人陳跡，前不厭少，後不患多矣。」總帥酬之，化醇謂般曰：「始吾與弟宴於王宮，命採兒歌集杜之四章以侑酒，何其豪也。乃今猶夢見之。」般大笑，各盡一觴。般又謂知古曰：「當噩王設體以饗吾，師幾以多言罪我。今則許我長居門下，不若噩之遠隔天涯，願捧一卮獻耳。」知古笑曰：「王子擒吾而吾仍救王，兩家之佳話，亦諸君下酒物也。」六人皆引滿，總帥曰：「惜天女謝娘與兩小將，賦詩於西陽營中，而不與此黔州之飲，為少琵琶緣也。」五人皆散，化醇頽然，解衣就枕。庭前鼾息大作，不知何軍人，呼葛琵琶問，應聲曰：「醉矣，琵琶能令公死，何相聒耶？」化醇又呼曰：「我亦醉，何不往月下舞劍，請我觀之，則皆醒矣。」寂不聞應聲。乃自披衣起，持一鞭將為敲撲，洵醉景也。入琵琶臥所，燈影迷離中，揮鞭於床，只如無物，竟裸而力擊，背觸垣壁，有利鋒刺脊下入尺餘，呼痛遂絕。傍舍聞號慘者，則常越沙明也。約入視，中門逢葛琵琶，帶酒奔出，竟不與通款。入房舍，燈細欲熄，挑之，見化醇臥地，血漬壁間，還報總帥。幕客偕至，瑪知古曰：「其必為葛琵琶所害也？」越明以猝遇中門之形告，總帥曰：「何言之？」知古曰：「吾鏡中密審葛天民非人，殆惶遽之豫讓也。」總帥曰：「副參喪身而鼎不能救，豈非天奪其臂耶？」知古曰：「不終喪也，第二日可活。」乃昇置之室中而不殮。總帥率諸將士哭一晝夜。樂般則撫其屍而痛曰：「一兄間關跋涉，結吾於白苗寨中，乃棄置友昆，死刺客之手，悠悠者天，何勿以般代耶。」大慟出血。左右聞者，均有餘哀矣。

其次日，承隲隨李節使返，聞軍中哭聲，急慰總帥曰：「天女已獲副參之仇人，須更一人，救副參復活耳，願勿悲。」總帥問被劫狀，李節使曰：「落日而止宿，吾與進士行村徑，見獵徒五人，喁喁有言，初不解何謂，旋出其腰際藤子，背縛吾兩人，一呼號，則脅以短刀。被驅至山中，見其酋巢大樹上，言語可辨，自稱瑤王，教吾兩人，各取百金贖其身。吾始以書寄煒及矩兒，以兵來救也。」總帥曰：「吾漢將豈敗於瑤人乎？」承隲曰：「刺之則上樹巔，射之則潛水底。故兩勇將四女兵，皆無能勝策。及天女樂王子至，而瑤人盡走山谷中，得解吾兩人縛也。」總帥曰：「彼二人猶在後，明副參安得便生？」李節使曰：「先以矩兒慕煒迷道不至，獼兒自援之，天女又與四女行，而獲副參之刺客也。將盡今日返，欲執訊其事，而與軍士棄之，最後活副參，以俟獼兒之術，天女慮之甚深。故先歸報。」總帥轉悲為喜，見木蘭果以四女至，一卒牽葛琵琶頸，數棘在後，請於總帥，勘問得實乃伏誅。瑪知古謂總帥曰：「此妖蟲，非常刺客也，天女執之，還自訊之。」總帥以付木蘭，即如今，戒採兒魔姪，無輒往持副參而哭，看吾治此仇賊也。」詰琵琶曰：「汝非副參之門客乎？悖逆之行，誰所使也。」琵琶泣曰：「某故鮮椰子之徒，以螺屬無遠大志，薦其劍術，得入青苗宮中。為虜王侍從，君師既亡，家國如洗，嗟嗟行歌乞食，效江西南李龜年耳。明副參悅其劍術，工琵琶，遽收之門下，忘乎深山引虎之戒，某乃欲得而甘心，然漢營多神人，此罪應不可道。某何物，敢為大難，所以死即朽者，因某以醉落其膽，副參亦以醉浮其心，相薄而成斯亂也，斯不能無怨矣。」木蘭曰：「妨主服極刑，古之制也。汝既誤犯法，胡不自刺於副參之側，而甘為我擒，天地之大，網疏不漏，乃作逃竄計耶。」琵琶又泣曰：「見天女，知無命也，亦欲亡命遠去，而竹枝蟒呼之欲出，不跪而受縛，又何所為？」木蘭命解其衣帶，撒手震一雷，複本形為巨蠍盈丈，伏地不能動，呼採兒袖剪刀，先斷其兩尾，右者僵，左者猶跳擲不已。碎切其身，如蒙鼓之革。木蘭請懸蠍首，舉烈火焚其碎皮。

將夕，慕煒隨矩兒至，惟不見獼兒，總帥出涕曰：「獼兒只今夕成活人功，而仍不返，豈副參之命蹇歟？」矩兒曰：「所以尚不返者，為兒兩人斷後故也，先是兒與煒迷路，忽至吟鉞江邊，兩龍子掙奪，以甲士來襲，兒憶阿母之語，與煒立刺錦渡江，彼處又阻一水，乃烏蠻江也。中豎黑苗旗幟，知郿餘尚匿其地，所領羅施鬼國之眾，皆非人質，兒與煒未識蹊徑，轉戰而北走，反入深山，茫昧無計。獼兒使夜遊神探得之，越百里奔救，兒兩人將及漢界，而兩龍子合烏蠻眾來追者，不止千人。獼兒喜弄術，以一人門，語兒兩人先歸報命也。」木蘭告總帥曰：「樂王子再遲還一刻，副參殆不可為，採兒魔姪不禁舉哀矣。」

化醇屍下，見一蠍由地出，徑登枕，上頭面，蠍翻身似欲刺死人鼻，而苦無尾。採兒抽簪驅之，乃不見。木蘭曰：「葛琵琶之魂，猶至此相報，則煩冤何時釋乎？」地中若有人答曰：「非報也，命此物自釋其冤也。」眾大訝。木蘭驚告曰：「樂王子從地中還矣。」樂般呼曰：「兒速出，總帥今夕，念汝不啻百遍。」獼兒嘻嘻從地中起，手持一龍子頭，命懸之，告總帥曰：「郿餘求援於烏蠻江之毒龍，渠命二子率龍宮甲士，邀擊矩兒慕煒。兒探得信，挺身往救，仗吾師道法，役使鸛鶴數十，捕魚之鳥數百，殲烏鬼無算，甲士多死亡，此頭即毒龍少子也。副參將生，兒故追蠍魄，返顧刺鼻，以豁幽關耳。然尾已剪去，則無與為刺也。先所剪者在乎？」採兒曰：「尾在左者，至是猶活。」獼兒曰：「急以箸取來。」乃仗劍咒曰：

無幾無幾，神仙活人心，用爾死蠍尾。既能尾殺人，何難尾殺鬼。汝蠍有知日唯唯。

咒畢，其活尾自上躍，刺化醇鼻，出血黑如注。化醇始呼痛稍蘇。獼兒曰：「副參之魂，已返其半，再以天女活謝娘之涎香治之，即如常也。」木蘭頗羞澀。採兒跪請之。攜手入靜處，吐以納之腹，令其轉吐納焉。化醇咯出兩死蠍，遂起，謝總帥及木蘭。獼兒歎曰：「以一介之士，在三軍之中，無端而甘酒嗜音，宜其亡也。豈徒變起蕭牆，芒刺在背已哉！」人視其受刺處，稍墳起，

若紅豆一枚云。眾軍士告總帥曰：「樂王子所懸之小龍頭，生煙霧飛去。」木蘭曰：「懸之固未免褻也。」獷兒謝曰：「誠不知其刻劃之非矣。」矩兒大笑曰：「兄自無心雲，姊為欲落石。」樂般與化醇皆鼓掌曰：「此文星之所以為文也。」總帥詢瑪知古曰：「烏蠻江之毒龍，能知其去來乎？」知古曰：「吾早鏡得之矣，斯役不尋常，當請天女偕行，偵探得實，別有所籌，非智力之鬥也。其所自來，與所自去，恐駭人聽，且置之，軍中男女多不利者，惟治鍛灶，可免於厄。」總帥疑懼交集，知古與木蘭自出漢營，不言其處所。

斷兇精神又截蛟，奇勛終古納書巢。

事如黑白棋當劫，心有雌雄劍欲交。

借問鴻歸焉避弋，能從鱸死不須包。

半生挾策空彈鋏，仁義門前若個敲。

介根氏詮曰：

麻留檟，蠅也。病生於適口。葛琵琶，蠹也，災甚於切膚。史氏於開筵之後，繼以行刺，是非人心之變，直天道之常。蓋腐儒足以致蠅，躁客足以召蠹，相因之理，有固然者。

葛姓諧其聲，琵琶名象其形。蠹尾之毒，喻夫人之陰刻而鈷利，當之者無得倖免，重則傾性命，禍妻孥；輕亦玷宗風，傷政曲。故清流之痛心疾首於葛琵琶也久矣。史特著其人焉。曰葛，則蔓延於平林，曰琵琶，則傾聽於大部，此物此志，盈天地者，無戒之可忘，無防之不峻，矧其在軍旅之間也。

壁上觀戰，則極其雄；壁後置人，則極其忌。面壁者盡道於己，穿壁者借明於人。壁間而行刺，非夫人之所能為。以屬之葛琵琶，所謂下流之人，眾毀所歸也。

三代以前，無行刺之事。春秋乃有要離刺慶忌，專諸刺王僚，其術本於袁公越女劍客之宗。戰國則聶政刺成而殺身，荊軻刺不成而亡國。秦則子房之駭政，客之刺幾及皇；二世之誅高，君之刺遂及相。漢光武之年，岑彭來歙之戕害，刺來於強寇。唐憲宗之代，武元衡裴度之殺傷，刺起於叛藩。茲葛琵琶化生之蟲，非俠客也。居刺之名，爾蟲安乎？曰，葛老自行壁間耳，人無向壁間，逼吾已甚，吾曷為而刺之。更詰曰：「爾刺人，人必殺爾，自以為無患歟？」曰：「固也，人有殺吾之心，故視壁間；吾無殺人之力量，急謀一刺，刺亦殺機也。人皆欲殺，吾尾尚存，吾之行刺，自以為能殺人矣。」而人之報復於葛老者，反在下風，何懼之有？昔劍士云：臣請以頸血濺大王衣。葛琵琶之風，將無近是，是當為葛老作佳傳也。